



嚶鳴館遺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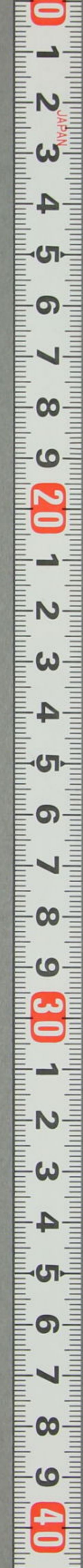
卷之六

記

紀行

和16  
1311  
6

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寄第	第
第	號
第	卷
此書不外館許帶出	





和  
1311  
卷  
6



平洲先生嚶鳴館遺稿卷之六

尾張 紀德民世馨著

米澤 神保行簡

門人 東都山泉 長達 同校

久留米 樺島公禮

記

如來山記

我尾無山以山名者培塿之雄耳那姑射之南十餘里為熱田驛驛臨海海之東南邊邈逸六十餘里望

消憂樓藏書

時習齋



之如鵬之翮焉。知多郡也。其如瘤而青，間見赤嵯者，曰如來山，距此十二里。泛葦卽至，斥鹵所里，曰懸村，多懸嵯，故名焉。村南有徑，東向登之，可三四十仞，卽山頂也。古昔有神女來遊，故名女來。云後改爲如來，蓋浮屠氏之爲也。坦平方百餘步，有山神祠，祠前所望北，有信越飛濃之山，加賀白山亦見遠者五六百里，近者二三百里，而信與濃與尾接疆，西則江勢，勢之地，東北濱海，南流殆二百里，而和賀之山，層乎其背，焉。瞻吹多度，積翠洙睫，江之山也。冠峯如冠，錫杖

如杖，朝間特秀，勢之山也。皆仰而南，西北一盼，層樓百尺，金魚鑲甍，距此三十里，瑩瑩射日，那姑射城也。蒼松荔鬱，粉壁墜波，曰熱田別館，其南檣之如林，蓬之如屋，賈舶所泊，曰茫汰，碧波之中，粉堞如帶，晴開陰闔，勢之桑名也。城以南，邑里草木，明滅無時，亦皆俯而北，西南一盼，共所隔海而眺也。而左去山足六里，曰大里，海中築堤，方數百步，茂松森列，先君亞相公所營，以老之處，今也則墟矣。次曰橫瑛，次藪，次尾根，次平井，次朝倉，次古見，次岡田，次森，次大野，自



岡田至大野、砂行最可厭、謂爲日永浦。次曰西口、次多屋、次牀鍋、次野間、次內海、平治中長田長致、弒源典廐處。次曰尾浦、次諸崎、諸崎郡之南陞、是謂島尖。以上諸村皆沿海南走、走六十餘里、一瞬而盡。尾之島尖、志之鳥羽浦、南北相對、其際十七八里、通潮南溟、是爲海門。門以內、古謠所謂勢之海兮、張之海兮者、南北百三四十里、東西五六十里、周回如盤、舟之爲芥、帆之爲鳥、乍大乍小、來往如織。東北維參、遠連山如黛、時見一點白於其間、芙蓉峯也。嗚乎此山也。

僅高三十仞、而能望十二州者、我尾無山、於是爲妙矣。右轉而下、上懸村也。北上得寺、曰觀音寺、是余幼時讀書之處、清淨幽寂、塵垢不至。春夏之月、都人士多遊焉。出門左行里餘、曰平島村、余所生也。右轉而下、右崕左谷、曰胴阪、下坂則海也。沿汀北里餘、得赤崕、曰一之懸、潮至不可行。右自巖上而行、崕前百餘步、如馬脊者、曰高座石、潮至則沒。典廐之死也。其土金王跳馬而亡、至此馬化成石、此其石也。

磁盤紙匣記



磁盃大受二合其賈不上十餘泉也寶曆辛未夏德民始自尾來先師元子以賜民曰勿以陋吾冀子饘於是粥於是以餽子口以達焉蓋教儉也民再拜稽首曰敬奉教矣朝食午食夕食或日四食而莫不三食于今二十三年矣初比妻石氏來暨也余每食則誦師訓石氏色勃如也後賈奴婢必先捧而示之戒曰夫子所寶無以尚焉謹勿毀傷彼其急忙之失手器皿屢毀而是獨未覺庚辰春北門失火風急民與妻扶老携幼僅寬於死而室材咸灰有山田生者唯

懷此以免焉又有紙匣可容衣一襲當按詩傳以五十錢賈之而寘其稿焉臥起以隨出必寓之人慎災也既梓詩傳則又寘生平所稿著出入起臥亦如之遂脫庚辰之災與磁盃並存亦二十三年矣夫磁盃陋器且其質易破而以敬則至于今矣紙匣匪貴亦以其所內而為重也久矣蓋敬以行己何有於保身道義在身雖卑必尊吾有慨乎此物哉

好好居記

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即大賢之事也吾豈敢



抑性好毀方、苟有可觀焉者、雖小道必虛襟而獨未  
能釋然乎、彼作俳諧者矣、蓋其言鄙俚猥褻、其於破  
產亡賴、俳優倡伎之間者、固宜也、彼其口又奚擇、竊  
怪大屋高門、動有其人、而後玉食之辭氣、駸駸日之  
鄙、夫言身之文也、已舍之文、內義隨腐、猶沐猴而冠、  
惡在其尊瞻視也、甚哉俳諧之破風、越人木子純來  
見、誦其友藤生者於余曰、里良農夫也、少有志于學、  
然而善病、不能成業、乃作其所憇息處、自號好好、則  
無親疎、知不知、延而舍之、衣之食之、使必有囊金行

裝以之、其所欲之、而不德、有時其悶不可遣、自以爲  
不有俳諧者乎、爲之猶賢乎己、乃吟哦自適、旣而其  
技之極巧、名亦從之、有年少輩爭且和之、生笑謝曰、  
二三子豈病者乎、而何俳諧之爲、乃力勸之、使其往  
經藝若辭賦而止、以故自僕之授業閭里也、常賴其  
先後焉、是其概也、願得一言表其居、余喟然歎曰、善  
哉、藤生夫不阿其所好、識已明矣、不得成於己、而欲  
成於人、庶幾忠哉、如子之言、何必德操、余雖未慙乎  
其技、然已有取乎其行、因書此言以爲記、明和三年、



丙戌九月、

舞坂笛記

寶曆癸酉秋、德民暫還張州、路經遠舞阪、傍見叢竹、修莖、誕節、猗猗可愛、蓋異種也、疑其必有笛材、入而索之、得一莖、乃手製作笛、果有異聲、遂名曰舞阪得諸舞阪也、庚辰春、二月六日夜、東都有災、延燒甚多、當風火之急也、民與妻偕扶老携幼、以免門生、四五人各僅負書一笈、以隨焉、有奴倫者、背馱書數匣、能起而倒、欲擇其可者、而不知其不可者、皆棄之、見衣

厨厨大不可扛、欲開之而鎖閉、欲碎之亦無錘、彷徨泣下、忽見書房之壁掛笛、喜以為亦阿主之所愛也、乃犯火取之、以出焉、此災也、分毫灰飛、而彼磁碗紙匣及此物獨脫、豈不奇哉、乃後民承西條侯之顧盼、侯傍好音、於是以獻焉、意謂舉林之竹、僅得一莖、拂地之災、又洩此物、始如有數、然藏之侯府、以列其器、庶幾有得為千年之物矣、笛長銅尺二尺二寸、而節間一尺八寸五分、程表朱裏、金裏首尾、其墜結淺紅絲、以作梅花、取義於梅花落云、吹口上陽識金字者



銘也。銘曰：舞阪之竹，伐以吹之。律呂斯和，無變天資。寶曆十三年癸未十月，木某金某首其製，誌於石。

嘯月樓記

西條大夫淺士諒，其邸舍之側，構一小樓，顏曰嘯月。嘯月，騷士幽人之事也。夫大夫之事君也，輔之以上，欽承天朝，下治理封疆，而天朝之制嚴，封疆之政急，是以其任其職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夙夜恪敬，惟日不足，惟何嘯月之為，蓋

有政之難，不學無術，而君素已學焉，唯其學歟，不思則罔，唯其思歟，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然則大夫而可無嘯月之暇遊哉。嘯月之樓，蓋淺大夫所思念其職之處也。明和四年丁亥冬十月，

遊太平潭記

辛卯六月，余在米澤，侯使佐藤周秀來曰：東南二十餘里，吾妻之足，有太平潭，欲以某日出，以試游者，能往觀乎。德民頓首拜命之辱，周秀因私曰：寡君將欲徒行而難勞，先生特命戒輜，民拜謝曰：寵則大矣，然



泉石之觀非步無色不如曳杖期於山足之爲安也  
敢因子辭焉二十七日雞鳴出館學生小川厚甫導  
焉過內城東門及南郭見守夜者問之知侯之未過  
出郭門得板橋橋以南爲郊過黃壇至諸佛村里餘  
得岐右則可踰檜原嶺至會津左取篠野街次新街  
街西里許名南原士人之州處于野也是曰原衆其  
俗敦朴出街人面皆赤相語曰禱飲三杯何有醜顏  
須更升日燃乎嶺霧至大洞村左隔一水有堂曰錦  
戶藥師錦戶太郎所奉者至南松原原上坦平路傍

之樹滴露成珠於是藉草而坐得詩筆示厚甫繫樹  
而去至壇南村過村得叢祠而止屢遣僮見焉其終  
走報曰公至矣起待路左則侯與親臣十餘人皆獵  
服芒躡唯有執戈之前執鏡之後矣侯手一枝至乃  
前繫詩枝也民拜侯亦拜興曰所謂砂石在後矣民  
跪曰否糝糠在前也大笑入祠左右進牀侯不敢踞  
踞乎祠下之階頃之右轉下蹊右阜榛栗錯左水石  
粼粼即潭之下流行數百步左度橋得坂而上左田  
右澗崕上行行漸險水益鳴水中有石長百餘步一



石至太平村，卽吾妻之西北陞，自府至此，足指仰而漸漸上，不覺其高也。村之東南西皆仰，石巖巖樹鬱鬱，層層聳爲兩巔，摩天是曰西東大巔。村南北長，西背澗，其源發于兩巔之間，北注出于府城東爲松川，西北出境，東北爲最上川，入于海云。壯士九人，俯伏奉謁，卽游泳之選也。村民無少長，夾道縱觀，或有祝享福而泣者。公之得民心，益可信也。旣設席于村南叢祠中，高者公座，低處衆位，張幔於樹，以遮日耳。公行境中，先之數日，有司巡地，幄而班位，移厨備

噐，守禁山澤，以待公至。吏民奔走，蓋公恭儉，恐煩民，令盡止之云。酒菓進，皆賜焉。頃之，左右扶侯西下澗，援樹根引藤蘿，懸崖而下，下極甚狹，廣僅十餘步，石峙水激，架雙木爲經，編樹枝爲緯，是曰箴橋，以形名。隨蹈撓蕩，危不可言。達西崖之下，峭不可登，懸繩爲綏，得登排莽，右回東向潭，深碧如藍，惴惴股栗，崖之半一平石，僅受席，獨與侯偶坐，餘各逐便而踞。潭形如盆，徑可十四五丈，東南西三面一壁，而南最削立，一怪石，擘壁而立，高十四五丈，右肩吐水，腹受而激。



之如雪之崩是為飛瀑直下衝潭為雪為沸為渦其壁之左凹處吐一泉乍掛乍斷掛也如下簾斷也如脫裳亦洗壁為雪與飛瀑交獻奇潭自箴橋北瀉曲曲成淵自此至巔瀑大者數十丈是其最小者云余館中通夜聞遠雷此水也須臾九士解衣立于潭口骨相雄異眼光如電蹈石跳踊捷於猿猱居上頭者曰青木善助年六十餘瘦骨癯起眉間有瘡如大刀瘢曾赤手搏熊為其所傷云餘亦各多壯事或投乎潭或緣乎壁至東南壁下橫石上相並樹立兩手支

天跳身倒投渦勢凶猛深十四五丈不如此則不得達底云少焉出于西壁之下是曰試水蓋兩巔雪消冷不可言其當初不與水化寒栗面甚青獨善助顏色自若氣息如故皆上相與手語抗網絕潭口潭中蓋多鱗潭口既絕得便倒投皆捉魚而出其中有兩手各捉得者其得之也自潭心步如公所獻畢又往一沈一浮如桶之於井車悠然往悠然來輾轉反側鷗浴鳧沒都與水相忘而使觀者亦忘其為潭矣久之一人抱一塊石而入為其借重易以達底也侯笑



語民曰抱石入淵爲罵痴人之語偶亦有不爾者乃命左右鱸鱒下酒酌武杯賜九士九士鯨吸壯甚旣皆如他淵又得二三枚然薪爲炙味殊美未時及于祠勞九士以酒食及晡返民拜辭侯獨與厚甫後行村民望塵而拜欣欣相慶曰我公樂矣何時又來余言厚甫曰今日之遊是爲至樂矣橋之北圍人裝馬以待侯乃騎去有轎夫進曰縣吏命以迎先生從此上轎反照射松萬株盡爲紅珊瑚顧望潭邊暮雲已白將至大洞遙見侯下衆坐厚甫曰樹上有鳥公欲

打之止轎觀之鳥銑鳴鳥墜餘丸颼穿雲侯騎駸駸去終不及矣山日春艸頭露白清風颯報秋野景不可畢狀厚甫勉轎夫歌以自勞土音可笑歸館使者旣在勞余且言明日無朝

雲婆泉記

米澤吾妻山溫泉顯者三曰滑泉曰五色泉曰雲婆泉雲婆泉最幽邃其勝最奇然寒甚唯六七月之交可得造且登且行五十里險不可言余病脚久恨空聞侯聞之遣保子蕪往狀其境子蕪跋涉四五日而



還其記曰城南里餘松川有橋里餘白旆原赤松成林二里許有神祠曰羽黑堂堂前酒店可憇去得阪曰尾先得水曰赤石川度橋右轉羽黑川也五里許見兩三家曰一野里餘又橋即赤石川上流至大澤驛去驛二里許曰浦尾川徒涉右轉曰牛立原二百許步入澗澗中水石漸險兩崖如壁緣以通徑雜樹茂密不見天日往往多炭竈右極則左涉左極則右涉左右皆極褰衣水行是曰四十八涉石多成凹大者如臼小者如盆蛟龍垂尾處云水激鳴如擊鉦鼓

如吹笙等數里左蹈崖而上上而下又左渡澗渡澗又上其山崔嵬水響漸漸遠左曰蜂嶺右阜多百合花二里許樹蓊鬱葛延蔓徑僅受趾行三里許五度飛棧長者五六十步右一嶺而下忽聞迅雷滑川之引千澗東也百餘步得橋長十餘丈見一石橫半川水中之石皆赤崖下坦平可坐數千人而壁立而潭碧左崖上行數百步有人家溫泉湧其傍即滑泉泉白如醪前谿石黑水白涉谿盤回而上上極無樹隔澗見丹崖上入白雲雲中飛流勢如銀山之崩曰滑



川瀑布是也。旋反泉所，改取路一嶺，嶺險甚。西南邊  
丹嶂如削，已度嶺地，少坦陀，四顧稍濶。諸峯層層環  
列中外，正南一峯，雲霧隱見，峽岫特秀，即雲婆也。高  
倉峯左眇，峯巒刺天，二三里踰一壑，面層嶺而上，曰  
熊坂，屈曲盤旋，援枯株，攀礧石，偃僂匍匐，極四支之  
勞，而後得巔。遊者以爲第一之險，已得巔，右無底澗，  
棧道上行，行里餘，初得泉，泉湧乎石間，清瑩見底，作  
舍以待浴者，亂石爲柱，生草爲屋，僅可息數十人。七  
八月之交，將雪捐去，失候則見壓泉之西，爲藏雲峯。

一石形如媼，泉之所以取名也。其左有窟，可容數十  
人，其右爲瑠璃峯，是稱吾妻西大巔者，廣平三百餘  
步，多石南花，其樹皆偃，其石皆赤，戒疾聲高蹈，影響  
必揚，暴風急撲，間有不知所之者。月山旭嶺，瀧野諸  
山北見，如牖中之物。西有經藏峯，空海藏經處，東對  
彌陀峯，有窟，其背爲吐雲峯，如所名，其間積雪皓然，  
即東大巔也。四面巉嶢，神秀奇怪，不可彈狀。前澗險  
惡殊甚，巨石爭怒，翠松皆盤，數百步而右下，深谷暝  
昧，翠霧微層，左岨削立，數百仞，其胷濃碧如紺，其下



琅琅如銀簾者數十尺、激腹如雪崩者五六十尺、比及帶為潭、潭溢為飛瀑、怒衝無底為奔雷、不知其幾千尺、是泉第一壯觀也、蓋山靈之妙造、其狀與陰晴開闔、故遊者往往異觀云、此子庶所記也、

石翁記

有人衣敝狐裘、坐南榮簷溜之下、袖手而叉抱左膝、低頭如有所思者、扶使上堂、既而狎焉、然不飲不食、不言不笑、不起不行、淵默而已、試噓以摩、顏悅膚澤、扶以動止進退、以轉輾反覆、一無逆色、唯人之所扶

也、問姓石歟、似點頭、但未可知其生之辰、與今遠近幾甲子也、察其眉宇、蓋賢而老者、故呼為翁、翁為人極短小、長寸有六分、夫人生人、牛馬生牛馬、凡自鳥獸魚鼈昆蟲、皆有牝牡雌雄、類生類形、雖草木竹蔬亦種生種形、而含氣則待養於食、含生則待養於氣、穀肉也、菟稗也、雨露也、風霜也、其所待以成也、獨金石則無有之、居然自形、而偶有其形于人如此者、嗚呼造化之妙、不可言也、或曰凡物化為石、余曰信然、余亦曾觀婦望夫以化者於西海之濱、而其石碩大



如人且聖人云、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數之極也、蓋夷蠻之人、長大矮小、固非一矣、然余未嘗聞有分寸以言形尺者、是非人也、亦又造物者出奇之無窮也、抑玩物喪志、况碌碌一掬石、何容言之為、顧彼達人之處世也、不疑滯于物、窮通顯晦、無時不從容者、與石翁之隱見、出沒、任時與人、而用舍愛憎、不關乎已者、何相似之近、斯戲作石翁之記。

紀行

遊松島記

德民年十八、遊紫海三年、將復南北、會先師元子教授東都、召民助業、未幾元子卒、諸同志佐民修盟、既逆先考於尾、且有室、則不出都城二十年、今茲明和辛卯、偶應招適米澤、米澤距仙臺三四日行、是以宿志復奮、乃謁遊松島、學生栗裕卿、江肅卿、登君軌、隱士金子龍、從焉、二僕曰虎、曰文、共七人、推江生為導、以曾至其地也、侯觴賜詩、士大夫能詩者亦各有贈、八月九日、雨、出郭里餘而橋、曰芳漬、日出而霽、謝送者、還自此至丹泉、正北行三十里、條路如髮、右衆嶺、



南綴吾妻北走數十里如濤其足距大路六七里如十餘里睨石山曰一年房有異僧修法石窟中一年因名又睨松山曰朝河其東北曰龜岡文珠又其東北紺碧橫天曰藏王與之巨鎮也左亦抗高吾妻伏而西南曰大荒澤出其背益秀正西曰飯豐西南諸山宗焉西北隅如鋒銳曰尖山其背柱天曰朝日與羽之山是先受暎故名西北諸山朝焉諸山足距此十二三里如十七八里馬首又得一翠曰瀧野虛空藏也一瞬環匝望天盆中斷長補短方百里而大是

爲米澤封域矣曰中田曰窪田曰糠日驛驛盡橋架曰松川川發源吾妻自此左轉入最上爲最上河曰筑茂村曰丹泉驛驛亦負大阜有溫泉東北里餘得民舍有民久左者年一百侯曩浴此就見之余入其家覩其揮斧折薪猶五六十之人見余誦侯之德留茶菓行右大沼上坂曰川樋驛驛北林中得泉曰不老泉清泠無比側立諏方祠曰小岩澤曰中山驛有關登生合符過過度橋得怪石曰懸可高二三丈周二三十步其下成窟可避風雨江生曰前路大焉者



多是其兒孫。右阜樹蓁蓁，左山石磊磊。曰川口驛，上山南界也。曰石曾根，得岐。右爲公，迂左爲私。捷取私，泐水穿村，邪涉田入。上山府，乃宿。市居頗富，亦有溫泉，多倡歌笑徹夜，益增我痛。林中詩泉曰不十日，違府西北里餘，曰四屋茅店，尚閉。藏王曉翠近來，涂衣右阜，左原而上。西北一翠，曰月山，行數里，東折行，揖藏王，而其麓距此可十里。雲破村出，水白，宛然畫中之物也。半下，茅店兩三家，曰黑澤，東北數峯如餽。西北平田如海，下極曰松原驛，山形南界也。曰

片野地，曰須河橋，曰芳原，曰南楯，而山形府。府草昧之時，最上氏所都，市井殷富，遺俗尚存。有原田仲豹者，上山人，曾學余於東都，近聞其業醫於此，使虎索之，得之逆旅巷，聞聲驚喜，屣履出迎，沽酒割鮮，笑泣如狂，歡飲而行，生送至千年山。山在府東南七八里，高數十仞，周六七里，東藏王龍山，西戶上，北愛宕，北陞之寺，曰萬松寺，方輿羽未分，刺史居焉。有女阿姑，射美而早夭，刺史造寺求冥福，慶雲中事也。有女塑像，樹其生髮，阿姑射松，蓋其墓木也。枯已久，又有中



郎將藤實方墓、實方謫于奧、而來觀此松、至笠島而死、其女不堪哀、剃髮爲尼、廬松下終身焉、墓蓋尼之宅也、誤傳仲豹齋酒、乘醉而別、曰妙見寺村、如藏王西北陸行、行漸險、曰釋加堂村、左崖上有閣、曰唐松觀音、其地可想、村之半左取幽篁、篁盡溪流、架箴橋、橋經幹緯枝、形如織之箴、故名、危甚、達崖壁下、壁長二三十步、高十餘仞、一石所謂石翁也、刻其左稜如階、階窮、垂索於梯、縋上、不見人、獨木大士、仡坐、閣方二丈、傾仄甚、隨步動、牖無扇、欄及脛、抱柱而俯、所見

樹巔與急瀨、目暈蹄痒、爭縋下、去數十步而顧之、巖垂壓閣簷、如將崩者、益使人悸、右水瀝、東南里餘、得土橋、馬夫飲馬、金生抱膝而眠、余曰、獨金老滅、諸有苦、大笑曰、滑澤村、曰新山驛、山形東界也、又行、曰關根驛、篠谷嶺、西麓也、宿鈴木氏、其居取石呼水、多幽趣、主人年七十三、請余詩之、傾釀酌焉、皆忘疲、十一日、主人兒從五六里、誠馬夫甚謹、山民敦朴、往往有苦人、既有坂、舍馬而步、險甚、上八九里、扶杖而顧、唯白雲矣、虛空藏六七十里于西南焉、小朝日百



二三十里于正西焉、長月山百四五十里于西北焉、  
大須臾我雲合其雲、茫如烟海、其中三峯如島、瞭然  
接睫、坂窮、廣平如原、記石曰、奧羽之界、所謂有耶無  
耶關也、或曰、在蚶瀉左右、每步而楫、雪中逐之以行、  
霧深風寒、覺腹背粟起、走投茅茨、曰、千壽寺、奧之所  
立、以憇行旅也、屋破、扃穿、一僧餉佛、衆隸環火而食、  
見客、走讓火、煖酒以進、問所爲、生則採藥於山中云、  
因語、此中有仙人瀑、險惡難至、一石數十丈、爲橋于  
澗、又有石柱數枚、徑四五尺、長二三丈、如四五丈、其

積之如橋材、固非蹤跡之所及也、又非人力之所能  
也、偶有得至者、怖不敢近、將指其處、雲霧大起、寺有  
鐘、曰、大雪、撞以警迷者、出寺上下、尚在霧中、聞水  
泐、與諸子相失、虎馱余與老以下、行語曰、少壯便登  
陔、曾登天台、自四明望橫川寺、懸巖緣壁、直達其處、  
四十以後、日月覺衰、答曰、唯猶此山歟、少長如升、衰  
老如降、余善其言、約下極曰、篠谷驛、曰、野上驛、曰、川  
崎驛、得岐、右爲相馬路、左取曰、小野驛、曰、中里、得水  
曰、碁石川、名取河之上流也、徒涉、右山邪行、樹鬱鬱、



鹿呦呦得碁石驛而宿夜雨主人貧甚上漏下濕旦夕榮枯亦猶金老之言

十二日曰赤石峯天竺花遮路如爛錦且排且行紅露浣衣國風花揚之語不誣也踟躇久之江生曰來路有宮城野乃行曰赤石驛得水名取河也徒涉水清見底山氣早霜紅葉魚梁滿益聞波響多使人懷源重之曰茂庭驛漸覺夷坦曰鍵取驛曰茂崎村得大年寺與侯之福田也石階二百餘級自背下下又上曰愛宕山俯臨仙臺城市在一瞬之中崖下之水

曰廣瀨旋下下窮曰鹿落得瑞鳳寺與宗廟所在也宿國分街

十三日東南數里曰躑躅岡岡左曰玉田橫野里餘得茂林曰國分寺天平九年所建也林樹茂密露滴如雨國風詠樹底露信矣其東曰宮城野以天竺花顯今墾成田花唯數畝不如赤石峯遠矣東涉曰安內村左折曰善應寺右出曰比丘尼坂問小鶴池曰池廢已久不可知也君亦何不問燕澤村碑乎披榛迂行二三里得村村舍之間觀音堂側卽是如其言



得之碑可高五尺廣二尺厚一尺形大質而刀法極巧字畫義股不盡刀鏤奇古多省文思之後得蓋祭古墳之文弘安五年八月二十日里末清俊者撰欲搨無墨粟生取茄子以搨不成有人傍觀問之曰此間有村名小田原傳道有安養寺碑舊在其跡享保中松島僧移之斯焉其背刻大乘妙典等數字可陋問其姓曰江浪氏從入其家窺甚童子五六人對案臨字則村書師也授之搨法期日而別曰今市驛驛盡得流曰冠川度橋左源曰都府浦浦古產菅名尚

見遺種自橋右曰奧細路今日岩切村村中小渠架片板曰度斷橋愈行曰南宮村曰市川村村右高平處爲多賀城墟有壺碑天平寶字六年所製千秋儼存使人慨然見雲真人可謂死而不朽矣古庭謂之壺以在府庭得此名左出有奏社似是總社訛及鹽竈浦田中有松茂如島曰浮島松宿鹽竈浦携老步月市如申寅長者蓋一埠頭饒魚鹽之利比屋咸待謁鹽神者食焉息焉以爲生市盡而廣弁小艇掩港水月相映秋禽鳴悲立久之乃返



十四日欲出值雨江生害飲不得行乃顧人爲導襪  
襪以出過華表踏石階門內松杉之中三宮一壩  
如也爲鹽竈廟壩右鐵燈以石爲足如鋪有窗其蓋  
如笠曰和泉三郎所賽也匝頸鐫文而秀衡和泉三  
郎文治三年等字僅可讀廟左法蓮寺曰晴則島嶼  
可數又下下極度橋橋邊小祠中有四釜各徑五六  
尺曰神煮鹽之物也出祠左折如取未申上上又下  
一二里得一小渠曰野田玉川鴨祐夏玉川無淺瀨  
者今雨無涓流度橋曰思湧橋西行丹楓不忍踐者

右阜楓樹藩侯惜其無徵使植者又行曰八幡村得  
寶國寺寺後林中累累成墓曰末松山也舊作鹵故  
古有波踰之誓今也四近藜菴桑海可歎出寺而右  
農家前有池曰沖井小町燒身於沖井者沖井之詠  
曰都島者蓋亦在此左右地闕距村一二里得田中  
村村背叢祠前一石陷地曰源右將之詠所取以比  
千引石者可得千人以搖曳也而尚大焉者多何獨  
得此名如取丑寅而返于浦蓋往還二十餘里矣比  
返天齋江生戒舟而待未時登舟于瀉瀉以外曰浦



七曰崎曰島各八通謂之千賀浦匝浦而山遍山而  
松漸入佳境浦左右畔相距里如里餘波織綺魚鳥  
戲左得一灣曰阿母懷可就取安也右得島曰尾左  
曰籬著乎國風踰籬則水天一碧仙島七十嗚然齊  
笑宛轉爭迎不覺正襟改容焉青于舟首曰金華秀  
色可摘右盼衆灣灣灣漸漸遠乎西南曰東宮濱漁  
人里焉曰與賀崎灶丁居焉左亦灣灣口參差鶴之  
紫駝之背樹如栽水如畜千奇百態不可名狀過一  
灣竹樹之麋微露茅屋籬下舩艇如不繫者彼何人

居其致可想過之曰釜淵盤回不側舟子語曰神欲  
煮海徵釜于龍乃我浦所祀之物出自此淵得崎曰  
腕如名其拾島左右如鍼縫歡於前則妬於後徐於  
彼則急於此一身四應目眩意迷自千賀至松島十  
五里而得島五十餘綠衣者十而七八有褰以涉有  
袒以沐披襟對風攘臂就澣如舞如蹶如坐如臥瓊  
姬雲娘仙姿百露曰二王怒曰地藏低眉曰孿難兄  
弟曰后嬪嬙御侍曰駒曰龜曰蛇曰鷹曰犬曰雀曰  
石匣曰巨航曰大鼓曰小鼓曰鏡曰鍋曰鞍曰帽曰



曹曰甲曰屋曰材以形名鏡帽甲曹逼真屋如蜃之  
噓氣材有穴通南溟又有墻壁就壞屏風半摺產芝  
石植松水者焉東至富山西至千賀南至唐那北至  
雄島方二十四五里而海如枰島如碁而舟首穿之  
東率睨之右乍綴聯障起乎水乍解散珠脫乎貫離  
也戶開合也扇闔內者戾我外者競我得競於戾失  
競於戾內外交互來往絡繹交語去十五六默揖去  
十五六我狂彼蕩我靜彼正圓乎倏方屈乎倏伸沈  
浮低昂變換無常天吳之工其妙尚多我之力不能

之盡矣晡後達于松島浦浦頭旅舍有樓擇其宜月  
者寓諸浦負山箕踞五大堂爲左脛雄島爲右脛跗  
跗相距可二里而抱比樓樓前長西東皆逆旅之舍  
也是曰洲前洲前潮淺商旅不通地亦不僂農桑而  
瑞巖寺下禁漁者其民唯仰濟勝之流或者水陸賃  
傭無勞不爲焉俗頗質少欺詐比之鹽竈則淳漓大  
殊矣是日向暮又陰愁雲黯黯群姬失色把苦相澆  
引枕相慰皆有幸晴之情不敢即寢比五更江生已  
起曰咄咄月來其下樓如墜余亦衣帶從之度橋二



則五大堂也。諸子來，獨文未至。既携筆硯至，余笑曰：是以謂之文乎？晴漢欲流，皎月如濯，頓變旦晝之相，爲金銀瑠璃世界矣。衆皆恍然，如有所喪，無有出言。久之去島，道雄島而還，來往數里，斜月送我，風松和我。比返月又暈。

十五日，薄陰，謀遊。皆曰：先遠後近，乃如富山，遣舟待于雄島。辰時出舍，再蹈曉路。右轉曰內卷，左折則見月磯背曰橫卷，巷窮，右則出長老坂，可至仙臺。乃左轉曰竹浦，右寺曰泐性院，左島曰屏風，愈左曰小松。

崎崎盡度橋，則雄島。或曰御島，見佛修道之地也。右回得御島建寺碑，碑高丈餘，廣四尺奇，兩邊彫龍，極巧。德治丙午，冬至，鎌倉建長寺住元僧一山所撰也。字苔食不可讀。左回曰骨堂，曰座禪堂，曰松吟菴。菴藩祖之時，僧雲居所居。菴前一瞬，群仙盡來，登舟于南巖之下。左右取島，東行曰引通，曰德浦，曰翁，曰鷺。曰繪，曰燒，曰鳥羽。其他不必名舉。其最大者曰福浦。其寺曰德立菴。僧洞水所開，島上老杉修竹，菜樵亦足，不待他求。其受名有以矣。古人買山，尚爲費多。曰



經見佛葬法華六萬通于此故名比過翁左睨一浦  
曰高木鹽戶所里竈煙裊裊隨風委靡古風所言意  
興宛然曰猿林曰錢龜漁家蕭條又盼一村曰手樽  
不知其姓劉畢行可十二三里得一灣而住潮退不  
得逐港一人前導一人留監踐沙及山山足遍地荆  
棘而無一兔蹊可由匍匐而行手穿足赤衣鈎膚刺  
苦楚極得巔一徑如絲掛傍數丈乃責導曰以乃公  
爲鹿豕耶又手曰舟子泳山小人之所也不服松間  
迂行徑僅受趾但天竺花盛開如赤石峯前者排且

進後者承且排如游水狀必忘疲漸下田而村而路  
可二里得富山磴道三成杉檜晝晦入門曰大仰寺  
安大士坂上將軍利仁所建戎服騎馬其像也亦自  
出離一境矣使文請院不得使江生而後聽得院俯  
臨汪汪哉海湛然盤水如鬣于未申欲蹴海走相馬  
之山也其東南則唯鵬圖焉西拘者如我左腕也爲  
唐那其巔左右樹最鬱翠如髭兩髦曰雙森其尾陵  
遲入海望之如馳道長極則又高終爲我有矣東拘  
者如我右腕也爲鹽竈以南諸灣競態爭妍其狀不



極而群仙盡在抱中、或者四五如遯去者、其雄島以東、緣于人之裳下、舟如葉、帆如羽、人如蠅、遠可招、近可呼、先遊皆曰、得松島而不得富山、譬猶履瑤池而不見王母也、信哉言也、信哉言也、初寺僧爲凡遊拒之、旣睹有出塵之想、則擎跪進茶、余時得一絕、爲吳音、僧侶且驚且悅、爭進通名、請筆之、遂語曰、院之觀無時、而秋爲最、秋之觀無雨晴、而薄陰爲適、天甚朗、島甚明、甚明甚近、少減幽、今得陰雲、松加翠、島加邃、豈諸天歡喜賢者之遊耶、金生聽之泣、餘皆哂然、含

誇良久、雲益黑、風益吟、雨將霏霏、乃辭去、出門、違山里餘、雨益鳴、初下舟時、不從雨具、天竺花中、不得疾步行、折以戴、淋漓益滴、不知導者之所往、交號交答、從則響也、得灣上下者三、而後至舟所、舟子與導者、狼狽理苔席、又讓曰、來往窘人、何答曰、雨急、留者一人、恐沾衣裝、且諸公已慣之、於是冷氣襲人、頌楫敵之、恐捐諸姬、而歸、蓋自發羽、特期今宵、今宵而雨、宿興殊盡、唯酒以遣悶、乃命酌、主人曰、比舖酒盡、使人取于仙府、未返、衆益憮然、



十六日水鏡照映島妝鮮美比之頃日轉益絕妙人魂飛知貫月之槎在今夕姑且探遺境再如五大堂少登如壇度橋三丈許其版間函版拾版而行謂之洗橋國風曰松島橋戶部忠教詠紫藤花者度橋則島國風曰小黑崎三小島者有鐘樓有骨堂有橋如前者橋小島大有五大堂其像自覺大師所製也秀衡五子盟于此而藏載書云臨水魚洋洋不畏影楚亦知有禁島右陽德院有藩祖之配田村夫人廟出院右折瑞巖寺也入門左崖腹之穴可容數十人

曰無相窟開山法身趺坐處法身姓真壁字平四如宋傳道而歸蓋爲北條時賴所敬寺舊曰松島寺法身再興之改曰圓福寺至藩祖益修之使雲居士之佛殿宏麗屏障多畫其中一處有虎負嶼怒爪其狀殊異庭有五鍼松紅白梅各一株藩祖自朝鮮所持來云寺右有二寺曰圓通院曰天麟院其南曰見月磯磯上茅茨曰觀瀾亭藩侯渚宮也扁曰雨奇晴好其觀一瞬無遺望之前後磯先受月出之光故名既返皆亦前舟而去與老倚欄飲酒召主人問四時曰



無時不佳然莫若晴雪之日別生一世界言終月出  
從諸子于舟二僕助槳離洲左巔之樹株株可數右  
島之樹微微含黃少焉月吐溶金一道燿燿穿眸既  
陵數十島沖融沆瀣渺瀰淡漫飄然騰冷然揚瑤京  
可履帝閭可排一葦之外目無隻影耳無片音凜凜  
慄慄神清意寒人人忘出自塵中傳玉杯酌瓊漿交  
唱交和殆疑得仙骨焉及子風波微動回棹過一島  
島上樹殊覺皚皚舟子曰是鷺也扣舷如雪之隨風  
翔而後集皆怪其不鳴舟子曰鷺不夜鳴既還人人

思若隕虛漸入華胥余意未已抱柱而嘯斯須唐那  
左右漁火點點出沒島間星流螢飛金氣益清曉月  
益明賓雁群呼陰蟲類悲松風拂霜鐘響度波耳目  
之所觸無物不悽然蓋自余之好遊也水行亦多其  
舟中望月往往得奇觀而十月於玄海之洋九月於  
伊王之島最爲遐異爾時豈知復有今日乎此哉夫  
人生于一世誰不欲富貴而惡貧賤者其富貴者好  
爵紆身重務經心豈能得一囊飄然輕蹈與羽窮日  
夜于名勝之區乎哉予之無行也賓師于千乘之國



而暢曠達之懷于東西之極我竟不以我貧賤易彼  
富貴矣而其致此者父母師友之訓之賴也念之又  
念泣下不已、

十七日比日出回舟千賀浦及顧而望如離家鄉藤  
三位苔屋之詠豫爲我言群姬鬱鬱佇立乎霧中亦  
如惜三日之歡也如罪根未滅復向流俗而歸何蓋  
此遊多造化之助矣其發賀浦煙雨新開一也至松  
島曉月暫晴二也登富山薄陰適望三也及回舟雨  
景荒涼四也翌探浦晴景明媚五也及泛舟月明風

清六也今朝霧境轉景換七也七助七奇均賜七人  
不知後遊更又有誰彼諸天歡喜似非謾言矣已時  
至鹽竈浦舍舍子尚幼學書請余余書富山詩與之  
有祝藤塚氏亦因主人相見贄硯曰沖井石片舍主  
亦驢古瓦曰得于多賀城墟粟生先行取燕澤碑暮  
至仙臺舍生已在榻亦好、

十八日欲取路於名取熊野爲藤實方之墓也自仙  
府行五六里渡廣瀨川得村曰中田又橋名取河也  
得茅店三數家曰前田其前有小祠曰名取老女宅



老女不詳何人云每歲詣紀熊野至老且病造祠擬  
之終列祀典即名取祠也登生走至曰諸子造熊野  
祠宥嫗曰無傷自店後行亦近乃遣文監馬直行與  
虎三人從嫗所指入八九里得熊野諸子已在祠廟  
嚴肅老女配焉鑣倉以後官券尚存常以七月七日  
發庫云自祠西南取莽野十數里得一村曰鹽手民  
舍傍篁中可一弓張繩爲限而不見片石曰中即將  
藤君之宅也

一條帝時實方笏擊藤行成于朝落其冠

上怒謫實方於奧久之會赦欲過羽觀阿姑射松騎馬  
經笠島祠土人諫曰祖道之神也宜下不聽比過祠  
馬斃乃墮而卒長德四年之事也其後西行過其墓  
詠故物唯黃菘茅遂名傍見一嫗問之曰墓不宜茅  
惜其就槁移之我舍後乃指示僅數莖耳江生曰嫗  
蓋藤婆之後身又行曰笠島祠或曰八峯祠倭武東  
征祀猿田彥爲祖神也出祠南田間十數里得岩沼  
驛驛古奧刺史之府所謂武隈館也驛半右折曰武  
隈祠扁曰竹駒大明神祠前左回曰雙榦松著乎國



風刺史藤元良者所栽、後爲野火所燒、時刺史橘道  
負別栽存其名、僧能因見刺史孝義、伐爲橋材、作和  
歌誹之、今松蓋能因以後物也、金生疾、遂宿、

十九日、出驛、左可往相馬、右取隄而上、即大隈河也、  
光俊詠曰、稻葉渡、蓋在此左右、曰槻木驛、曰白石川、  
右藏王白石二山而行、國風曰、憚關、蓋亦在此左右、  
曰舟廻驛、驛左名舟岡山、正治中、柴田三郎所據、右  
名韭髮山、曰大河原驛、曰金瀬驛、曰松川、曰葛田驛、  
驛有葛田宮、曰祀

用明天皇也、土人曰、神化白鳥、其敬之猶神、觸之即病、

曰棄子川、昔王國有棄妻去者、妻追至此而不及、  
乃棄赤子川上而自沈、故名、曰白石驛、得坂、曰鎧越、  
源右將征奧、兵多死焉、曰鞍碎坂、蓋亦在此左右、曰  
越河驛、僊臺西界也、

二十日、雨、出驛得阪、曰瓶碎、左山曰厚樫、文治五年、  
錦戶太郎所保也、過茂林中、國風曰、下紐關也、曰貝  
田驛、曰大門村、得坂、曰國見、右山曰圓山、如名、即伊  
達大門之墟也、下坂得小祠、曰國見祠、祠傍得怪松、



偃蓋縱橫數十步其下可庇數十人幹高丈餘其枝  
屈盤鬼約神結不可狀源義經所憩云曰藤田驛曰  
桑折驛驛盡得岐左爲正路右可至鯖野鯖野有佐  
藤莊司之故居欲視之右細流曰善兵渠善兵姓古  
川米澤先大夫其宰于福島也開此渠民至今賴其  
利歲時享祭不絕馬夫曰雖年頗旱唯渠所溉無害  
土民懷德不已相與謀改修其碑於水上左大隈河  
信夫山北行曰成田村得松原寺保元中僧都覺英  
至此臨終掛衣于松作和歌而逝其詞所稱葛松原

是也問其松曰索松者相踵隴畝爲之荒田主惡而  
伐之皆彈指余曰亦是師之後身江生詰焉荅曰師  
素避名而以松顯非其志也神有知必當憑人以伐  
之生笑余迂曰湯村曰鶴上村村窮曰鶴上渡馬夫  
指右崖上曰即善兵公之碑也曰飯坂村有溫泉自  
村左野徑數里得鯖野村曰醫王寺有莊司其子二  
信碑碑字滅不知是非寺蓋其南莊也有南天櫻枯  
蓋南殿櫻之種也誤傳有夜星井蓋井底晝見星云  
今廢寺後曰大鳥城墟其所據也出村南度田八九



里暮至福島府、島嶼盡其前、山出於南、巖四入  
二十一日、曉與江生叱虎出、欲觀文字石也、驛北東  
行數里、曰一里壇、右折入桑田、微行如蛛網、無知所  
向、見勸者從之、至大隈渡、野航如遺、犬號數聲、舟子  
拭目且來、已渡、過二三村、達山側、得一茅庵、庵前落  
一陷石、可長一丈、廣三尺、即文字石也、蓋石理成文、  
可與藍茜以搗取、取者不已、無麻麥、隨手與以取、田  
疇爲荒、里人憂之、使轉而覆、不得復搗、無情片石、尚  
且以其文自殃、可以爲警、比之掛衣松、爲幸已、取向

路返、午時發驛、過佐佐木野庭坂二驛、自此至板谷  
驛三十里、山路奇險、名曰版谷越、余已有記、不復狀、  
漸上至霧辛、老樹怪巖、熊羆所伏、壯士猶難單行、粟  
子正熟、山民爭拾、或有婦女男妝、負簣出入險惡中、  
者、余危之、馬夫曰、舍之無生、我婦昨出、遇熊、今又往、  
余不覺嘔蹙、曰、世唯謂蚤婦苦、豈知亦有山婦乎、人  
爲一生不避危殆、不啻此輩、過李平村、踰鬼倒、瞽轉  
垂藤諸險、及昏達版谷驛、我米澤東南界也、粟生告  
關尹而後入、



二十二日雨嶺頭寒甚過大澤驛至羽黑堂而霽及  
 白旆原學生盡來迎蓋文之報也暮歸館使都講神  
 保子廉謁至余飲不常以單飯卒平林似良陰善辨  
余不覺應贊曰世如歸登歸苦豈味亦奇山巖乎入  
春余飲文語失曰舍之無主其體羽出既薄令又封  
十五號山月半餘更昏飲女民妹負貴出人劍器中  
飲土至寒辛未樽致幾滿羅酒於地士餘獲單行果  
轉三十里山湖奇刻谷曰刻谷強余曰育指不窮地  
 平洲先生嚶鳴館遺稿卷之六



